

我们是朋友

——走进儿童内心世界

[美] 威廉·科萨罗 著

张京力 单桐 译

we're
friends
right?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我们是朋友

——走进儿童内心世界

[美] 威廉·科萨罗 著

张京力 单 桐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是朋友/ (美) 科萨罗著; 张京力, 单桐译.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110 - 07601 - 9

I. ①我… II. ①科… ②张… ③单… III. ①儿童 - 社会化 - 研究 IV. ①G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209 号

本社图书贴有防伪标志, 未贴为盗版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We're Friends, Right: Inside Kids Culture** by William A. Corsaro ©2003 William A. Corsaro.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Joseph Henry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and the Dan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4 - 6556

本书中文版由美国科学院出版社授权科学普及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 复制或节录任何部分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010 - 62173865 传真: 010 - 62179148

<http://www.csp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正道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110 - 07601 - 9/G · 3257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7.80 元

(凡购买本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献给我的母亲——伊丽莎白·曼汉姆·科萨罗，
她启迪了我对所有孩子的爱和对儿童文化的尊敬

作者简介

威廉·科萨罗博士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夏佛研究院名誉教授。罗伯特·夏佛研究学院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儿童教育权威研究机构。威廉·科萨罗对儿童社会学有突破性的研究，他用跨文化的观点研究儿童的内心世界和儿童文化，并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奇特的儿童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有价值的思考。

30 年来，科萨罗博士一直从事不同种族儿童文化的研究，特别对美国和意大利学龄前到小学阶段的儿童文化和教育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他曾在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成果曾在美国纽约全国公众广播网（NPR）和英国伦敦 BBC 传媒中作过专题报道。威廉·科萨罗博士现居住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

致 谢

本报告的研究成果和为此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曾得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机构、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 Grant）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支持。我想要感谢苏珊娜·格鲁克（Suzanne Gluck）对这个项目给予的建议，并感谢她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感谢美国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杰弗里·罗宾斯（Jeffrey Robbins），他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很多努力。我还想要感谢我的许多同事，我们一同参加了许多研究课题；还要感谢参加研究课题的我的学生：Hilary Aydt, Donna Eder, Jenny Cook-Gumperz, Francesca Emiliani, Ann-Carita Evaldsson, Laura Fingerson, Kathryn Hadley, David Heise, Douglas Maynard, Elizabeth Nelson, Thomas Rizzo, Katherine Brown Rosier, Heather Sugioka, 特别要感谢的是 Luisa Molinari。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维吉·瑞佛罗（Vickiè Renfrow）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维罗妮卡·玛丽·科萨罗（Veronica Marie Corsaro），她阅读初稿后，在内容和文体上给我提出许多建议，对这本书十分重要。

我要感谢多年来那些我所研究的孩子们的家长们，孩子的父母允许我分享他们孩子的生活。我确信当今社会中从事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老师所做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一直很幸运与美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杰出教师一起工作，我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友情相助。最后，我要感谢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长大），是这些可爱的孩子让我进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朋友，记录他们的文化，并且能在本书中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相信我至少已经了解到一些儿童文化的复杂性，并捕捉到儿童文化的多元性。

序



儿童文化之我见

经过我多年来在学前学校的观察，儿童是十分喜欢交际的，我很少看到一个孩子从另一个孩子手里抢过玩具、书或饼干，然后跑开独自玩或吃东西。相反，我却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共同分享东西。特别是当孩子们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或任务，而没有成年人帮助的时候，他们有更强烈的满足感。孩子们想要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相互控制的感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与对方相处。

控制和分享这两个主题体现在童年文化的广泛行为活动中，这一点我在美国和意大利学前学校多年的观察中得以证实。在研究早期儿童教育时，我们必须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因为孩子们最早接触的是生活，并创造了一系列的儿童文化。从事这项研究，我们必须把儿童的声音带到成年人对童年的讨论中。我想要传达：孩子们要求我们帮助，爱护孩子的童年，让他们的童年丰富多彩，并让孩子们充分做好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心理准备。

我成功地走进了儿童世界，并对儿童心理进行了宽泛的观察和研究，所以我对儿童和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发言权。目前，关于儿童的人文学研究很少，即使有一些研究，多数情况也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例至少要跟踪一年以上。在美国和意大利，我曾研究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案例，并跟踪这些案例近 30 年。在这期间，基于一种常规性的观察（经常是每天观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地区，对私立学前学校中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们进行了观察研究以及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对纳入由政府支持的学前教育智力开发项目——头脑领先计划（Head Start）中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孩子们（大多

数是非洲裔)进行了观察研究。我还在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和莫德那地区对公立学前学校的孩子进行了观察研究。我跟随这几组孩子们从学前班到小学,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与这些孩子家长和班主任老师就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等问题多次进行交流。

在调查儿童文化的过程中,我依靠比较的方法,案例大都来自美国中上层的孩子、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非洲孩子以及意大利中下产阶层的孩子。来自这三组的孩子们有许多共有的文化特征,例如,渴望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分享彼此的控制感特别突出。然而,三组儿童在相互交往中的个人风格、处世方式、维护友谊以及解决矛盾和争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孩子们在处理问题方式上的差异反映出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成年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些差异也反映出儿童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儿童相互间的交流方式和价值取向。应该记录下这些差异和多样性,并重视和关注它们。我们应该避免对这种差异迅速作出判断,并将其认为是缺陷,会威胁到美国的主流文化。

与意大利的学前学校和儿童文化相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美国应该对儿童的生活提供更多的资源。在意大利,社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有很长的历史,政府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因此,意大利在这方面获得了收益,它们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学龄前儿童文化,同时,与之紧密相连,这种文化又丰富了老师、家长的日常生活。在这点上,意大利比美国做得要好。

最后我决定写这本书,是要为儿童文化呐喊。我曾与许多孩子相处,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多年来,我所研究的孩子们都认为我是出色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善的人。虽然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与所有的成年人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以此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让他们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我非常想要讲述这些孩子的故事,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责任编辑 肖 叶 单 亭 薛红玉

封面设计 时捷设计

责任校对 林 华

责任印制 李春利 马宇晨

目 录

引言：儿童文化的重要性与自主性	1
第一章 “你是大比尔” ——介绍儿童文化	5
第二章 “我们做朋友，好吗？” ——儿童文化中的共同分享和社会参与	24
第三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儿童文化中的交朋友与做朋友	45
第四章 “如果你死了，你就不能说话了” ——想象和假设游戏	61
第五章 “当我和你都长大时，我们愿意当老板” ——儿童文化中的角色扮演	76
第六章 “这是银行” ——儿童对成人行为准则的再调整	94
第七章 “你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在儿童文化中的冲突	109
第八章 “欣赏孩子” ——支持和共享儿童文化	131
延伸阅读	145

引言

.....

儿童文化的重要性与自主性

在美国，人们对童年缺失的关注在不断增加。我们常常辩解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或认为我们的孩子成长得太快。许多家庭的父母都在外工作，并且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单亲家庭的数量也显著增长。其结果是有些孩子在他们生命的第一年没有得到父母充分的关心和照料。在孩子成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孩子又被送入全托幼儿园，接受其生命中最初几年的教育。我们曾被媒体警告：成年人的形象和孩子们的所见所闻对儿童发育早期阶段影响很大。许多孩子的父母对这些变化非常焦虑。他们担心他们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因此，他们常常求助于教育专家的帮助。

一些专家感叹有些孩子失去了童年的天真，劝告父母不要让他们孩子受成年人生活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导、引领和约束。这些专家经常讨论孩子被父母遗弃、转交给他人看管所带来的后果。这样的争论持续不断，许多儿童缺乏传统价值观，而且具有敬畏权势、不服从管理、有暴力倾向、急功近利等缺点。

但是，在当代美国社会里，儿童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孩子们对自己的童年缺失是怎么说的？孩子们的想法在这样的争论中正在消失。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走进儿童内心世界，向成人提供有关儿童的第一手资料。

有许多理由不把儿童看成是讨论他们童年生活的主角。当成年人评估儿童的状况时，许多人注重的是未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幸福，成长为栋梁之才。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找到如何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方法。许多儿童发展专家鼓励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判断和评估的是看孩子们将来如何，而不是现在的状况。

父母对孩子长大成为何种类型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否能超过遗传因素的影响仍有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在她的《养育设想》中曾提出异议。她指出除遗传基因以外，父母与他们孩子



的成长和行为方式没什么联系。哈里斯指出儿童伙伴的重要性，孩子不愿成为他们父母的翻版，孩子想要变成真正的自我。然而，反对哈里斯的人争辩道，她夸大了关于儿童伙伴的重要性，超过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并削弱了父母的责任，为不称职的父母开了绿灯。哈里斯强调了儿童伙伴和其文化的重要性，她的主要目的（如同她的反对派）完全是放在未来：孩子们将变为何种类型的成年人，孩子和他们的文化在这些辩论过程中放在了第二位。

在评价当代儿童时，很多成年人着眼未来，另一些人则在思考过去。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并且认为许多事情变得更糟了。三四十年前，孩子们花大量的时间与同伴在一起玩，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邻居的孩子。而母亲们则在一旁照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他们准备小吃，负责让孩子们休息一会。虽然母亲也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并关注自己的孩子，但父母认为不需要频繁地打扰孩子，并给孩子一个良好的认知环境。大多数母亲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们与其他孩子在一起玩可以感到快乐，享受孩子们自己的童年。

在过去的30年间，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0年，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大约30%在外工作；这个百分比在1999年提高到接近于62%。幼小的孩子们在幼儿园或学前班里度过了更多的时间，出现这种趋势并不令人惊讶。1970年，3~4岁的孩子大约20%进入私立或公立学前学校；1999年，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超过60%。5岁大的孩子进入学前学校的比例也有相类似的增长（从1970年的69%增长到1999年的接近于90%）。总之，全部3~5岁的儿童进入学前学校的从1970年38%上升到1999年的65%。此外，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家庭人口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减少。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美国孩子有3.4个同胞兄弟姐妹；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同胞兄弟姐妹的数量已经降至1.8个。随着越来越多的父母外出工作，越来越多的儿童需要照顾，而兄弟姐妹在减少，孩子们与家庭以外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多。

但孩子与他们伙伴共度更多的时间是一件不利的事吗？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吗？在美国，的确需要更好的家庭休假政策、需要高品质和政府支持的关怀儿童措施和儿童早期教育计划。然而，如同过去一样，当今的孩子也与其他孩子一起同共度过他们的童年时光，尽管在这些孩子中少有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但他们总能成为朋友。在孩子们周围的常常是母亲，但并不是孩子们自己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是待遇低下的保育员和教师，她们热爱孩子并将他们的一生献给了孩子。她们监管孩子们的活动，照料他们的饮食，负责孩子们的休息。像过去的母亲一样，这些保育员和老师相信孩子们应该喜欢与其他小朋友彼此分享童年时光。在高质量的关怀和儿童早期教育方面，老师鼓励和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并为他们提供共同创新和分享他们自己文化的机会。



我们总是试图让儿童获得生活中各方面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父母决定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我们过多地注重孩子们的未来，这时候，我们却因此过度地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并且偷走了他们的童年时光。当我们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并试图让孩子们重现我们过去的生活时，其实是在伤害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应该过当今时代的儿童生活。我们曾有我们的儿童时代，不能要求他们过我们那时的儿童生活。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孩子，或在家庭之外孩子们的生活中没有我们的角色了吗？不，当然不是。我们应该爱护、鼓励、支持、引导和挑战我们的孩子。作为父母这个角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以积极的方式奉献给孩子们一种新型的家庭成员关系，特别是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作为父母，不能简单地塑造我们的孩子。孩子们在自己的社会中是活动的主体。事实上，孩子们积极地成人世界中获取信息后产生他们自己独特的儿童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孩子们是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的参与者，是这两种文化中的一部分，使这两种文化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成人趋向于忽视儿童文化（特别是幼儿文化），或者把他们看成是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少年期和少年期前文化）。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能够从儿童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儿童文化具有自主性，记录和研究这种儿童化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为了从儿童的观点了解儿童文化，我们必须摒弃成年人的观点，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

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很困难的。我们成年人体格强壮，更爱交际，认知成熟，强劲有力。孩子们了解成年人这些特点，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克服对儿童的成见并不容易；对孩子们来说，无论成年人怎样努力，尝试不同的行动，但对于孩子们而言他或她依然是一个成人。然而，我付出了极大的关心、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让孩子们将我视为一个不寻常的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功地以一个特殊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分享和记录他们的儿童文化。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曾经被孩子们所接受，我的目标是证实儿童是活动的主体，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世界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与我以前想象的不同，儿童是熟练的社会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我渐渐地开始认识到，在儿童个人发展方面，我不能简单地去评价孩子们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社交技能和同伴间相互交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我知道我自己在研究集体、公众的儿童文化，正在记录孩子们创造的东西，并参与他们的文化。我逐渐完全领悟了这个道理，因为我始终用成人特殊的眼光去诠释和评价孩子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积累经验，展望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成年人应时刻牢记要不断地去欣赏孩子们的天性和童年时光。我们珍惜孩子们的天真与快乐。正如，我们有时渴望重返我们自己的童年时光。虽然我们意识到孩子们所走的路与我们不同，但是有时候我们仍然把握不住，并不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我们经常曲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强制孩子们遵循成人特有的观点。

为了获知儿童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文化，有必要直接走进他们的生活，被孩子们所接纳。作为孩子们的特殊朋友，我们不应告诉孩子们应该去做什么或试图掌控他们的行为。让我来示范一下，我是如何成功地进入美国和意大利的学前学校，被孩子们所接受的。

第一章 “你是大比尔”

.....

介绍儿童文化

我走进幼儿园教室外面的活动区，向两个约4岁的女孩贝蒂和詹妮身边走去，她们正坐在沙堆里。当我接近她们时，贝蒂说：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因为你太大了，”贝蒂回答。

“让我坐下吧，”我说，于是我紧挨着沙堆边坐下来，靠近两个小女孩的身边。

“你还是太大了，”詹妮说。

“嗨，你是大比尔！”贝蒂喊道。

“我能看你们玩吗？”我问。

“可以，”詹妮说，“但不能碰任何东西！”

贝蒂说，“你只能看，知道吗？”

“嗯。”

“（知道吗），大比尔呢？”詹妮问。

“知道了。”

（后来两个女孩允许大比尔和她们一起玩游戏了。）

正在变为研究儿童文化的学者

人类文化学是人类文化学者用来研究外来文化的学说。“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源于“ethno”（人类或人种）与“graphy”（写作或研究）两个词。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研究的就是起源于萨摩亚时代的古典人类学。人类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他们



所研究对象的生活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所涉及的是“趋于本地化”。正像我在前言中所述，我应该融入儿童文化之中，记录儿童的行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尽我的所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对于一个成年男人而言，怎样做才能走进孩子们的世界，被他们所接受呢？在研究初期，我无法遵循一种确定的模式。正因为如此，当我第一次走进美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学前学校进行研究时，我认为成为孩子世界中的一员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能像典型的成年人那样去做。”在这一章中，我将讲述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儿童早期教育背景下，我是如何去做的，如何使自己变成儿童中的一分子，并和孩子、老师以及他们的父母一起相处。

我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地区开始，讲述在那儿许多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之所以从伯克利地区开始是因为我论文导师的一个朋友，他同意赞助我的博士后研究，还帮助我进入一所大学附属学前班开展研究。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地区（1974～1975年）——“一个大小孩”

我在伯克利准备论文时，接受了一位导师的忠告，用几个星期在学前学校的隐蔽处观察孩子们的相互影响。教师玛格丽特曾告诉过我，在新学年的开始，孩子们在学校最初的几周里仍在不断地调节自己以适应学前班的新规则，家长和老师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因此，她建议我在校内外到处走走，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区域设在附近的一所大学，是专为学生家长和心理研究学者做观察研究使用的。

在最初几天的观察中，我常常看到孩子们相互交流，我被孩子们相互交流所涉及的数字、范围以及突显出来的复杂性所折服。在第一天的观察中，我还没有产生清晰的概念，也不知道要记录什么。所以我只是观察，并体验着对看到的事物的总体感觉。其后的几天，我将观察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在学前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发生的、在哪儿发生的，并且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我记录下孩子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细节，其中有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也有孩子们独自做的。我也逐渐地记住了所有孩子的名字、他们的特长和各自不同的性格。

在观察到第三周时，我开始考虑如何走进孩子们中间，被这群孩子接受，并如何让他们变得更熟悉我。我希望尽快地融入孩子们当中，和他们相互交流，不应被孩子们看作是一个典型的成年人。找到如何这样去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要近距离地观察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这里我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

成年人在和孩子相互交流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控制着孩子们的举动。例如，到学校来访的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经常与孩子们在一起，在相互交流中起主动作用，向孩子们提出许多问题。看看下面的例子。

一天，一位母亲来到正在画图画的两个女孩的桌子旁。这位母亲看了一会儿，弯下身子看着她们画画。

“你们在画什么？”这个母亲问道。

“一棵树。”其中的一个女孩回答。

安静了片刻，两个女孩继续画图画。

“树是什么颜色？”母亲问。

“绿色，”女孩没有抬头，而是边画边回答。

“还有其他绿色的东西吗？”这位母亲问。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另一个女孩说道“草坪。”

这位母亲直起身来，环视了一下整个教室，然后走到另一个区域去了。

成年人想要引发与孩子的对话，但是孩子们简短的回答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孩子们对成年人的不耐烦就是长时间的沉默。正如上面的这个例子，成年人常常是以向孩子提问开始（一般是成年人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事情，比如树的颜色），用以了解孩子们在想什么、要做什么，或者简单地交流学习经验。

老师也问过许多问题，他们在和儿童对话和交流中开发孩子的学习潜力方面更富有经验。他们指导和监督孩子玩游戏，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帮助孩子们，并且告诉他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成年人（老师或学校的来访者）在学前学校的特定区域与孩子们的接触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很少进入儿童游戏室、户外沙堆、攀登架或攀登屋。

观察成人在和儿童交流的过程中是如何主动和具有控制性，我采用了“反作用”策略。在我走进学前班的最初几周，我不断地让自己出现在孩子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等着孩子们来和我交流。刚开始的几天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几个在远处的小孩子们冲我微笑，还有少许的孩子带着迷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孩子们非常可爱却不理睬我。我在学前学校进行观察的前数百个小时是最困难的时刻。我很想要和孩子们说点什么（任何事），然而，我还是坚持了我预先的策略，保持着沉默。

我在学前学校第四天的下午，我看到有5个小孩拿着铲子正在玩挖沙子，我立即站在沙堆旁。他们在从事“建筑工作”，扮成4个工人和1个老板（4个男孩和1个女孩）。这项“建筑工作”是两个男孩在沙堆中挖沟，另一个男孩